



榮譽院士張文光議員講辭

今天，是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院士銜的日子。我感到非常榮幸，能代表本屆其他領受者：鍾永珪先生、關信基教授、李紹鴻教授和莫華釗先生，向大學表達衷心的感謝。

一九七八年，我畢業於中文大學，三十年後重臨母校，學校已有很大的改變。過去，大學初立馬料水，即現在的大學站。山頭只有疏落的馬尾松，曾被學生戲稱禿頭山，但馬料水對開的吐露港，朝暉夕陰，氣象萬千，在詩人余光中筆下，曾寫過很多優美的新詩和散文。黃昏，是同學泛舟的去處；深夜，更聽得捕魚敲擊聲。山明水秀，人傑地靈，中大確是讀書求學的好地方。

大學中央的百萬大道，連同新亞廣場、聯合草地和崇基教堂，都有著學生運動的集體回憶。我入學的七十年代，是學運火紅的日子，從中文運動、保釣運動、認中關社到金禧事件，學運薪火相傳，培育了一代代有理想有承擔的中大人。三十年後，環顧四方，當年風華正茂的同學，都已成社會的精英棟樑，這是中文大學教育的成果和驕傲。如今，身為校友，重臨母校，獲此榮譽，除感謝之情，更添感恩之心。

大學畢業三十年來，我都從事教育工作。近二十年，更連任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，香港立法會教育界議員。香港教育經歷著由殖民地到回歸中國，由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的變化，但學生總體成績仍然是優異的。根據聯合國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(PISA)，香港學生無論科學、數學和閱讀能力，都位列國際三甲或以上，這是香港社會重視教育，也是教育界努力的成果。

但香港卻不能以此為滿足，尤其在金融海嘯和全球一體的新世代，香港人面對的是國際的競爭，甚至中國大陸的挑戰，而在這新紀元的競爭中，香港最大的優勢是人才和制度，這包括我們大學和基礎教育質素的不斷提升，不單為了成為中港的教育樞紐，也成為國際人才匯聚的中心，有教育和人才便是希望。這也包括香港能否在自由、法治和廉政的基礎上，建立一個民主普選的制度，實現《基本法》所承諾的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。

重視教育，不單是教育經費的增加，更重要的是教育信念的堅持。我畢業於中大的新亞書院，最能感染和激勵我的是《新亞校歌》的精神：手空空，無一物，路遙遙，無止境，亂離中，流浪裏，餓我體膚勞我精，艱險我奮進，困乏我多情，千斤擔子兩肩挑，趁青春，結隊向前行。校歌展現宏大的視野胸襟，流露知識份子擇善固執的情懷，如薪如火，自珍自重，是中大書院制的優良傳統。

中大現時的四大書院：崇基、新亞、聯合和逸夫，都懷抱著獨特的教育理想和信念，崇基是止於至善，新亞是誠明，聯合是明德新民，逸夫是修德講學，連同新加入的晨興、善衡、敬文、伍宜孫與和聲的五間書院，九院連珠，不同的教育理念在中大校園匯聚發光，為香港和中國培育人才。回顧三十多年前，誰人可以想像：當年馬料水的一個小車站，竟變成



樹木樹人的大學城？誰人可以想像：昔日吐露港畔的小山城，如今將翻山填海伸延至大水坑和大埔？中大校園的滄海桑田，見證著培育人才和追求知識的大學信念，始終不變。

中大校園最為同學懷念的植物，是杜鵑和馬尾松。杜鵑花季，開得淒美，但卻是考試期間，若是畢業更添離愁。但馬尾松卻甚適合中大石硬土淺的地質，以拓荒者的姿態綠化山頭，象徵中大先輩先賢筚路藍縷的奮鬥精神。如今，畢業三十年重遊舊地，我仍深深懷念馬尾松，尤其當年和太太拾松果的青蔥歲月，這些美麗的日子畢生難忘，與榮譽院士同樣珍貴，感謝中文大學。